

“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作家梁衡在《树梢上的中国》一书中的开篇之语，探讨了人与树的关系，给人以启迪。

放眼历史，人与树的关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最初，人类在森林中生活，森林是人类的家园；渐渐地，人们走出森林，但树木仍然给人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源；后来，由于采伐，树木日渐减少，人们开始植树造林、保护生态，越来越懂得要尊重人树共生、绿色发展。

纵观这变化其中可以发现，人与树的关系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二是生态层面，三是文化层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人与树的关系，那这句可能比较贴切：树，供养着人类，提供着美感，记录着历史。

树木是人类的怀抱，从古到今皆是如，树之不存，人将无地可处。

沙漠常常被人形容为“死亡之海”，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了树，而一旦没有了树，一方土地的生机就会荡然无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走进大兴安岭，走进大森林，正是因为树木给人们带来

人树共生 好风光

(随笔)

□ 佟林

身心的愉悦。如果要用一种颜色来代表生机，那绿色一定当之无愧，而这份绿色正是来源于树木身上。

树木给人类提供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也越来越重要。

人类从森林中走来，基因里始终保留着树木的印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走进大自然，与树木为伴，听鸟儿歌唱，甚至我们看到描写树木的文字就会兴奋，就像《树梢上的中国》，听到关于树木的旋律也会沉醉，就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树文化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有许多正是受人与树的关系启发而写就，就像“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里写的那样，树木是中华文化的一张不可缺少的名片。

我们看树，既要从自然的角度看，也要从文化的角度看。每一棵树，都承载着一段或短或长的历史，是活着的时间坐标，是能与人对话的生命符号。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树木就是研究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树木不仅是留住人类的文化记忆，更是保护人类未来的发展潜力。

萨吉气抒情

□ 王晓华

(1)

就在萨吉气结庐而居，落叶铺床，倾听四季森林

听五月阔叶的青春铃响

听夏季群山浩荡波涌

听晚秋风雨萧萧

听暴风雪在僵硬枝丫间，发出尖厉的呼啸

让来去匆匆的叶子，一层层覆盖。石斑如花开放隔世心情

谁用一生，追求这样的时光？只有生，傲然高亢，才有死，静美安详

与树共处，心情像树一样踏实

(2)

名叫桃花的流水，说走就走了

静默卵石枯守河床，等待雨季。不识水性的岸边树，劫数注定的男人树，就这样酥软了脚跟，一棵棵倒伏

季节河，流水匆匆桃花梦。拔根而起的生命，所有枝丫，指着水流的去向

桃花一样芬芳的流水明年还回来，还有树倒下去，没有树站起来

一帧风景，男人树，逐水而逝

(3)

乔木横陈，就是桥，让我的目光，笔直地跨过河流

风雨浸染中，苔藓掩映，歌声起，在高亢处，祭奠英雄。一汪积水，只为让磊落的魂灵，俯视天堂

我是说，人就该有这样的脊梁

和树相处久了，由衷心曲，就唱响雨后虹霓，照亮大森林，每一棵乔木，都是一座桥



走过一座桥又一座桥，凡庸的念头落叶纷纷

(4)

树抓紧了山，山攥紧了拳头，森林河就从指缝流出

一片漂泊的叶子顺流而去，今生无归。回不去的故乡，见不到的故人

我是带着森林走的，一片叶子，常在梦里回到枝头。一种流浪，就在叶脉上吹奏，行踪所至，无处不是故乡

有你相随，世界无恙

如歌白桦林

(1)

北方莽林雄性浩荡，亭亭白桦之所依云的白流逸，雪的白沉静，爱人的白发，让一片山林充满温馨

唱着白桦亭亭，北中国最北的森林腹地，就绽放相思

那洁白的身躯，深情的黑眼睛让我的歌，刹那跌落，注定没有回声

就沿着倾注的目光，走进白桦树吧，在年的漩涡里，谁的无悔，正苦苦泅渡

走过白桦林，生命最纯洁部分，高悬枝头

(2)

这透视世界的黑眼睛，让尘世的喧嚣，归于宁静

让凡俗的杂念，卑琐成脚下的草丛

一生都走不出，目光所及的领地。欣然于寒来暑往，花落花开

这一袭纯白，凝结了日月光辉，即便死去，也毅然挺立

洁净的外表，烈火的本性，一点星星之火，就燃起冲天烈焰

那么，走吧，带着坦坦荡荡，留下清清白白

(3)

踏响音符，走一条通幽小路。被白桦林清纯如歌追讨，微风吹送天籁之音

沿着 C 弦漫步，在小号的高亢中仰望天空。借管风琴如水行板

起飞，在树巅之上奏响长笛。在波涛汹涌的和鸣中，最后一个音符渐行渐远

(4)

余音里，白桦林落满金黄的叶子

然后是尾声

真诚正穿越一滴水珠，放大透明的梦想

密林深处天鹅湖

(1)

萨吉气的下雨天，一起去看白天鹅
迷蒙雨雾在树巅之上，小路蜿蜒游荡。那时，总有清纯的雨滴落在我脸上

什么样的美丽，能让火一样的激情，寂静如微风的水面？就像两只敛羽的天鹅，啜饮午时水色天光

在飘雨的五月，森林所有的枝丫都挂满晶莹。我的歌，沉浮粼粼波光，在白天鹅安静的翅膀上栖息

(2)

水依山，山傍水，行人淋漓于此刻，留下匆匆脚印

就让两只天鹅悠然于水面，忘情天上湖，水中天

就让我抒情之后认真思考，余生是否就此一蓑烟雨，与天鹅为伍

像一棵树，磊落一生，倒下，也枕呼啸松涛，长满青苔

用一生的奔波，换取湖畔一棵草的宁静

沙洲上，一块石头的执着无语。我的心情，就在湖水的最深处下沉

有白天鹅的水域，我会不会变成一条幸福的鱼

(3)

从白天鹅到白天鹅，一棵倒木丈量距离
我的脚步，不能抵达沙洲。就让我这样深情遥望，到地老天荒

不能靠近的美丽。不能释怀的忧伤。谁能丈量心与心的距离？那一条小路。那一棵大树。倒木沉寂安详。河床干涸期待。那飞翔的祈愿呢？那沉默的心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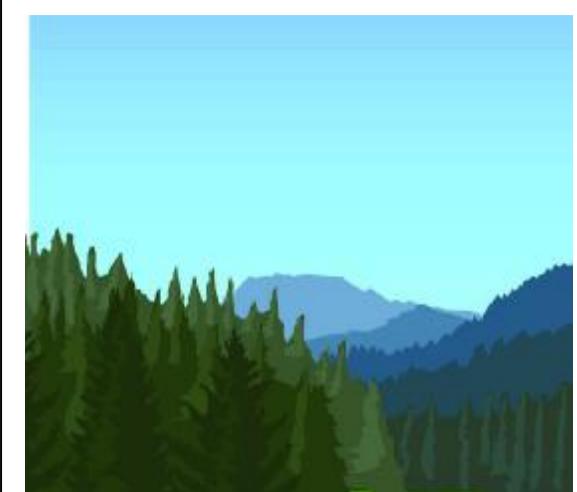
就让我回到五月漫天飘雨的日子，品读有白天鹅的风景

(4)

有一种相聚叫风雨一日，有一种别离叫相思一生。萨吉气，远在天涯的属望，近在咫尺的相知

那跨过倒木的步履。那穿过丛林的身躯。那死亡也不能倒伏的大树。那倒伏依然笔直的灵魂

读懂一棵树，也就读懂了自己。读懂一片森林，也就读懂萨吉气



月夜箫声

(外一首)

□ 李岩

月光，透过小木屋敞开的窗口，映着吹箫人——
那个头发灰白灰白的吹箫人
树皮般粗糙的手指颤栗着
嘴唇吹出如泣如诉的箫音——

太久啊！吹箫人骑着枣红马
整日在巡护山林
结婚的妻子就忙碌在木屋里：
摘蕨菜，泡木耳，洗猴头
山风吹来饭菜的香气阵勾魂
妻子真美：那瓜子脸闪烁着两朵红霞
那眸子像油黑发亮的山葡萄
风一样轻的云一样柔的温存
她闲时总爱捧起书本阅读

永远不忘那个夜妻子的叹息声
娓娓絮语像闪着寒光的利刃：
“你觉不觉得，空气愈来愈燥热么
树呀花呀草呀，像患病似的毫无精神
树不能伐得太多呀……”
过些天，山谷中竟呈现浮尘
过些天，山谷中竟呈现沙尘
妻子那天从山下回家，大雨已变成
恶魔般横冲直撞肆意咆哮的山洪
冲走妻子呀，几天后才找到她的尸身
儿子的哭声揪心，吹箫人
已哭成失魂落魄的泪人……

儿子婚后便离开林中小屋去城里居住
可吹箫人却一直守护着这片山林
妻子的遗像一直挂在木屋里天天都看
妻子的坟就埋在小木屋的屋后
想起妻子当时的话语他就难受
他栽下的小树苗已经参天成荫

月光下，流泪满面的吹箫人
深深思念自己的妻子呀，这思念
像山前山后，像屋前屋后
那愈发愈密愈粗的树根……

归宿

我这前半生：说过许多的话
做过许多的事……
可我的心却是善良的：每每
去善待风雨中茫然无助的人：
老人，孩子……用一双手
将绝望的心捧起，献出
自己卑微的诚挚的心……
我也努力工作。像绣花一样
曾创造出星星的晶莹野花的缤纷
但这些远远不够！仅仅像
天地间两三粒飘浮的微尘……

……我的骨灰。真的还不配
装进高贵的楠木盒子里。灵魂
怎能安生！请用我一生
都喜爱的白桦木做一个盒子吧
躺在那里，灵魂才会沉稳
务必请你们原谅：妻子，女儿
外孙女，外孙，那个问题
我已想过千万次：我的灵魂
定将溜出那个闷热的狭小的空间
越过街道拥挤嘈杂的人群
越过青青的草地葱绿的树林
最后，伫立在高山中的巨石下
潜入静谧的岩洞，躺在
那块白玉般的石板上，请
山泉水，那清澈的纯净的山泉水
开始久久滋润我渴盼的灵魂

两株桑树

□ 包文军

洗劫一空，那家赵姓农户却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这些偷食的孩子们。

读中学时，我家已从辽宁搬迁至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而我居住的地方背靠绰尔河，河套平坦且纵横交错，生长着茂密的树木，除杨树、河柳外，山丁子、稠李子树也很多。春天一到，杨柳翠绿，稠李子、山丁子花竞相开放，整个河套谷地春意盎然，鸟语花香。

夏日炎炎。每到周末，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因暑热难熬，就结伴去绰尔河游戏，什么狗刨、蛙泳、踩水样样操练，个个玩得不亦乐乎。

一次戏水之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几个意外发现了隐藏在山丁树中的两株野桑树，树高也就3米左右，粉里透黑的桑葚缀满枝头，鲜艳的果实被我们的



壮美喇嘛山

□ 林海青

岭南佳处，当属巴林。奇峰入云海，白水绕城郭。铁路便捷，一线直达南北；公路通畅，择径可去四面八方。滚滚雅鲁河，水卷白浪，环城缠绕，如彩练系于腰际；小城四周，农田沃野，宜农宜牧，山川大地，如同锦绣，谁怀疑这里乃鱼米之乡？

巴林小镇之北，有山一座，名曰喇嘛山，只因主峰形似喇嘛坐禅，故而得名。名称得来不久，仅逾百年；山又不高，相对不过75米；面积不大，仅有93平方米。然而，古人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喇嘛山上，植被之丰富，多达800余种，森林覆盖率达78%。举目四顾，除奇峰怪岩，就是乔木、灌木。其中尤以落叶松、白桦木、蒙古栎、山杨树高大挺拔，直入云天；而蓝莓、水葡萄、蘑菇、木耳等菌果则俯拾皆是！除此，野生动物之多，计有200余种，实为大兴安岭林区所仅见。山上山下，常见驼鹿、棕熊、狍子、松鼠、花尾榛鸡、细嘴松鸡等珍禽异兽穿行于林间；河滩沟渠，更有水獭、野鸭、鸳鸯和哲罗、细鳞游走于水面之下。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虽与伟人描述地点有南北之差异，然景致

之相似又有异曲同工之微妙！

喇嘛山上，有奇峰28座。喇嘛峰、醒狮岩、一线天等高低大小各不相同，名字由来各有故事；然而，群峰壁立，陡壁悬崖、鬼斧神工，却着实令人惊叹！平日攀岩极不容易，四时观景更为壮观！若冬日登临峰顶，但见得雪压枝头，群山披玉，好一派北国风光！如春季远眺，则冰雪消融，大地复苏，喇嘛山犹如一幅山水画，黑白相间，又有盛开的杜鹃点缀其中，使人感到妙不可言！夏日登山，则万木峥嵘，满眼碧绿，人在山巅，如置身于绿的世界与花的海洋，心旷神怡，自不必说！而秋季登临，更是色彩斑斓，层林尽染；樟子松翠绿，白桦林金黄，落叶松火红。霏雨清晨，彼时云遮雾绕，群峰忽隐忽现，大地雾霭朦胧，如置身于仙境。无人问今宵几何，谁还管春夏秋冬？

嗟乎！喇嘛山不大，竟有画作之美；喇嘛山不高，然奇峰怪岩又何其壮哉！我今观喇嘛山之壮美，赏雅鲁河之婉曲，想人间世事之达变，念人生岁月之短暂，叹宇宙浩瀚之无穷，万千感慨，系于一心！能不作文以叙之？